

我在照片上,大多眼神凌厉,朋友就挖苦,兄弟,累不累啊?

人们一般喜欢看到善相或厚道一点的面孔,反对恶形恶状的目光压迫。长期以来,我确实错了,扮酷的念头一定是有的,面对镜头,内心活动有点多。我的身高不再向上发展后,不幸衍生了驼背,摄影者摁快门前,我会深吸一口气,用力扳正颈椎椎椎,生造一个挺拔,骨节就发出“咯”的一响。这么干,就兼顾不了态度上的从容。成像的照片,实事求是地把我的紧张定格了。

这让我想起关于文字的一些问题。如果作者在行文时欠从容,他的文字极可能会出现板滞。文字的调性和作者写作时的情绪调性,多半一致。一二句看不出来,写了一大片,就明显。汽车刚被仇家戳破了四个轮胎,下笔却仍

时值盛夏,酷暑难熬,我不禁在想,在没有电扇、空调和现代科技的古代,人们是怎样对抗炎热夏天的呢?其实,古人应对酷暑的智慧,它既融合了自然哲学与生活实践,又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养生理念。

首先,是精神调息。古人认为,暑热不仅是外在的气候问题,更与内在的心境息息相关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消暑》诗中写道: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。”这寥寥数语,道出了古人一种重要的消暑智慧,就是心态平和能增强对高温的耐受力,在自然清凉中寻求身心宁静。

其次,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和建筑结构来进行防暑降温。汉代已有在屋内凿井降温的做法,古人不但利用井水凉气调节室温,并且还加上了井盖,以防老人和小孩不慎坠井。在唐代,长安人已经开始用锦缎搭建凉棚,举办“避暑会”;到了宋代,则流行风亭水榭纳凉以及通过挂竹帘隔热等。

尤其是唐代宫廷里出现的“凉殿”,利用水力驱动风扇,屋顶流水形成水帘,有点像“人造瀑布”与“循环水系统”的降温方式,更加让人觉得那是一种古代的“科技发明”。

再者,饮食消暑也大有妙处。古人将夏季的饮食也列入了防暑降温的范围内,这个时节里的饮食,既注重清凉,有品尝龙虾刺身时的眩晕妙感,一般人做不到的。能把很割裂的两端,协调在一起,多为高手。写得好的黑色幽默,就能出这种精彩。

有一位上海的天才大青衣在闲聊时说,艺术上,别过度发力。我想,在建立写作自信之前,松松写来,真的不易。那个阶段,会担心不被关注,往往无所不用其极,常在多个环节发力过度。但达到一定娴熟程度后,谋求不过度发力,是极有益的。文字层面会产生不错的控制感,以及某种很领先的态度优势。文字中的态度有无特点,对作品能否吸引读者极为关键,这是一个可以细谈的话题。

花甲独白

郭峭峰

老家南海村的夏夜,总是从蝉鸣渐弱开始。太阳像个烤透的红薯,软塌塌地沉到西山后头,余温却仍蒸得人汗流浹背。这时候,村里的狗都懒得吠,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喘气,只有不知疲倦的蜻蜓还在低空盘旋,偶尔“啪”地撞上谁家晾晒的蚊帐,又晕头转向地飞走。

大人们摇着蒲扇,慢悠悠地把方桌搬到院子里,竹椅“吱吱呀呀”地响,像是抱怨这闷热的天气。而我们这群孩子早等不及了,光着脚丫在晒得发烫的石板路上跑来跑去,脚底板烫得生疼,却还是乐此不疲。谁要是跑得太急,踩到一颗晒得滚烫的小石子,准会“嗷”地一嗓子跳起来,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

“瓜来喽!”不知是谁喊了一

又有千百种姿态。任何一个出乎你意料的趣味,都可能是一种可贵的别致。文字涉及的因素太多,特别的文字感,背后一定有特别的生存感和价值观依托着。美妙的语感,除了天赋,一定和长期读写训练密不可分。很长时间以来,谈到文字风格,业界普

又讲究养生逻辑。比如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和河南新郑的战国冰井,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冰箱,用于冰镇食物和酒水。宋代街头四处可见的“冰雪甘草汤”“冰酪”,更是早期的冷饮、冰淇淋。夏天除了吃冷饮,古人还发现喝热茶能促进排汗祛湿,带走体热,于是暑天喝热茶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。苏轼曾为此写下了“日高人渴漫思茶”的佳句,它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烈日下行走,感到疲倦口渴,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想喝热茶解渴的念头。对于像西瓜、李子、荷叶、绿豆汤等,都被古人广泛作为清热解暑的食物。

同样重要的,还有一些消暑器物。比如仅仅起居寝卧之物中的枕,便有了瓷枕、玉枕、木枕、竹枕等,其中隋唐流行,在宋代发展到巅峰的瓷枕,不但造型极尽精美别致,而且饰以的刻花、诗文、釉色,更为我国古代的瓷器艺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另外,古代素有“竹夫人”之称的竹编镂空抱枕,既通风透气,又可内置薄荷提神,于是便由此诞生了“半窗千里月,一枕五更风”的美妙诗句。

显然,古人的防暑降温智慧,既有“心静自然凉”的精神超脱,又有“凉殿”“冰井”的科技巧思,更不乏饮食品茗的生活雅趣。这种顺应自然、内外兼修的哲学,现如今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。在一味地依赖电扇、空调的当下,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古人的智慧中找回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清凉之道。

因此做了石台县的骑协主席。开朗的她笑着说,骑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,318最美的是川西,过了折多山,雪山就如一只只冰淇淋,蓝天白云之下,真是人间有大美。她说,我们经过二郎山,遇到一群灰褐色绒毛、粉红鼻子、大眼溜圆的猴子,瞅着来往的人们,目的只

骑着单车去拉萨

徐长帅

有一个:找吃的。我们骑行至此,猴子们也不见外,上来就翻我们的包包,结果没找到吃的,把两件雨衣顺走了。她的神情很灿烂,仿佛说着别人的故事。

“为了骑行至拉萨,我准备了10年,最难过的一关当然是妻子。”王老师在本地悄悄准备,坚持跑马拉松,骑车从石台到宣城,骑车上本地的牯牛降。“其实,一路骑行到拉

声,我们立刻蜂拥到井台边,眼巴巴地看着大人摇动辘轳,水淋淋的吊桶一点点升上来。西瓜刚出井水时还冒着凉气,刀尖一碰,“咔嚓”一声裂开,红瓤黑籽,汁水顺着案板往下淌。我们急不可耐地伸手去抓,却被大人一巴掌拍开:“急啥?先给长辈!”只好咽着口水,眼珠滴溜溜地转,盘算着待会儿怎么抢到最大的一块。

吃完瓜,手指黏糊糊的,往衣襟上蹭两下就算完事。大人们摇着扇子闲聊,而我们则开始了夏夜最刺激的探险——捉萤火虫。阿毛总说,萤火虫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,只要捉够一百只,就能许一个愿望。于是我们蹑手蹑脚地

的内心远比第一个新人周期强大。

退休了,体验过诸多人生况味,日子也变得有时间起来,现在的写作状态,真像是猫只亢奋时的狂奔,一个人的开心。

花甲之年,是人一生的华彩阶段。它的张力、深刻性和包容性,它的不死守僵化角度分析现象的能力,均远胜于以往。此外,阅历、经验和心灵格局的运行抛物线,与生命旺盛程度的抛物线,在两个峰值状态奇异交汇,这是智力工作的绝好时光。

所谓强大,是你在看到了自己天短板的同时,也发现某些所长。穿透某些迷惘,很多信息告诉你,有人在前方等着你出场。但你要扛过极具毁灭性的种种质疑,不计较漠然,不轻言放弃,否则你终将与等候你的人无缘相会。

我常回望,尤其回望在海外生活7年中缔结的那些友谊。事实告诉我,友谊是可以达到血缘所具有的那种深刻度的。都远离原乡,都不自觉地把生命看成使命。在那种无根无源状态下建立的友情,有着可遇不可求的天意。一个在那里结识的朋友,在他37岁那年,以诡谲的

倒车入库,是驾考项目中比较复杂的一项,很容易因角度偏差导致行车出线,所以学员要具备一定的随机应变能力,以及时纠偏。我的应变能力较弱,练车时一板一眼,力求卡准每个点位。

入库时,教练教我看准三分之一的点位,接着迅速打死方向盘。但我每到这里就失误,方向盘不是打早了,就是打晚了,总是不能完美地践行“门把手过点位三分之一”的理论要求,很是恼火。

“我不想练倒库了!”我打算自暴自弃。教练拦住了我,指挥道:“继续,不要停,这回少打一次方向盘,直接入库,再右转90度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:“那车身不就压线了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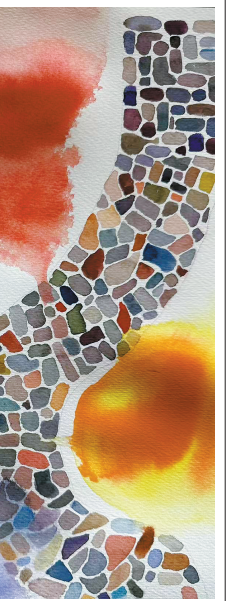
教练微微一笑:“你试试看。”我按照教练的说法,改变了原有的入库步骤,竟将车刚刚好地停在了线内!原来打早方向盘,并非宣判了“死刑”。再练倒车入库时,少了许多对刚好卡准点位的执念,多了几分轻松自信,反倒愈少出错了。因我知道,即使不能完成每个“刚刚好”的动作,也能继续完成任务。

人生亦是如此。从童年到学生时代,再到走上工作岗位,谁也不能保证自

‘变!’……”我们听得入神,仿佛自己也成了腾云驾雾的齐天大圣。直到大人催着睡觉,才依依不舍地散去,梦里还挥舞着竹竿当金箍棒,把蚊帐捅得乱七八糟。

夜深了,露水渐重,大人们的声音越来越低,最后只剩下蒲扇偶尔的“扑嗒”声。我躺在竹榻上,望着满天星斗,心想:牛郎织女今晚能见面吗?喜鹊真的会搭桥吗?想着想着,眼皮越来越沉,耳边只剩下纺织娘“吱吱呀呀”的摇篮曲和远处稻田里青蛙的合唱……

童年的夏夜,是井水镇过的西瓜,是掌心闪烁的萤火,是说书人沙哑的嗓音,是梦里飞向月亮的竹竿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夜晚,连风都是甜的。



高迪三原色(水彩)杨凡

方式死了,第一个死了。他们的音容笑貌,以文字那种冲击,仿如幻觉,久久不信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纪念那位朋友,我把那篇文章收进了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文集,并移用原题作文集的标题,即《第一个离别者》。

我不忌讳,我的书能成为挚友的精神墓园。只要我还在行进,我便是一个诚心的悼亡者。个人的生命史,也是一种人物关系史。已去天国的挚友,

已迈出的每一步,都是刚好正确。无风雨不人生,与其纠结在某个出错的转角,或重复后退的过程,不如将视线放在前方,用另一个视角解决问题后,继续朝前昂首阔步,才能走得更远。

东坡居士是北宋中期文坛大家,在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,但仕途不顺,常有人打趣他是“被贬的一生”,连他自己也自嘲道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但苏轼并未自怨自艾,而是将目光放在眼下,放在朝前的路上,如果不能按照原有目标行路,那就随机应变,过好另一种人生。在海南的几年里,苏轼传道授业,将中原文化带到海南,催生出纳烂的海岛文化。时至今日,苏轼仍是“儋州大明星”,若他当初只顾着凄凄惨惨戚戚,也就不能在海南闪闪发光了。

生活并不总是事事如意,人生也没这么多“刚刚好”,那就别去过分追求“刚刚好”,花有千姿百态,人有万种活法,只要不停步,怎样都是精彩的一生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在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一书中所言:“往哪走,都是往前走”,豁达一些,纵使错过“刚刚好”,亦有新的光明大道——迈过望不到头的坎坷之后,就能站在云开雾散的山巅。



七夕会

“此生必驾318”早已妇孺皆知,但你听说过“此生必骑318”吗?我们在拉萨至上海的火车上就碰到了这样一群骑行者。

骑行者中,还有一位女士。我顺着王老师的指引,原来是一个个头瘦小、精神很好的小女生。王老师说,她50岁出头,个体工商户,

旅游